

二 十 世 纪

十

世

纪

20
C
E
N

T
U
R
Y

二十世纪 世界教育史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澳大利亚】W. F. 康纳尔著
孟湘砥 胡若愚 主译 周定之 张文庭 校

W · F · Connell

湖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澳大利亚】W. F. 康纳尔著

孟湘砥 胡若愚 主译

周定之 张文庭 校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世界教育史

(澳) W.F.Connell 原著

孟湘砥 胡若愚 主译

责任编辑: 龙育群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23.125 字数: 590000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7—5355—1294—1 / G · 1289

定 价: 11.00 元

前 言

在这部有真知灼见的巨著里，荣誉教授康纳尔在现代教育的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方面，竖立了一座里程碑。他对于 20 世纪发展与变化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本质、作用与意义，为我们增添了无可估量的见识。这部书的重大贡献在于，透过社会的与历史的背景，奠定了对现代教育的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为了实现有成效的实践（包括课程发展），必须通过科学研究与学术论证来建立并深化这种认识与理解。澳大利亚课程发展中心乐于出版这本澳大利亚杰出的教育家和在教育的比较研究与历史研究方面最负盛誉的学者的著作。

这本书讨论的范围十分广泛，而康纳尔教授却能明辨并分析出主要的教育发展课题、思想与趋向，从而达到他写作的主旨。教育及作用于它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力量，都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加以考察。进步主义教育的兴起，共产主义国家的教育变化，理论与研究的主要趋势，发展中国家教育新模式的出现，以及教学实践与课程发展的趋势，均排列在课题之内，不但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加以研究。

本书材料分为三部分：发生于本世纪初的教育的觉醒；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教育的变化与追求；以及 1945 年以来教育的扩张与重建。在每一部分里，对特别的趋势与课题列有专章。

本书开头，有一个总览式的绪论，介绍全书，每一部分又有一个主要课题的概括。全书内容，按学习与参考的目的细致地加以组织。……这样，材料虽然浩瀚，却安排得具有可读性，本中心相信此书将吸引广泛的读者。整个著作对现代人类最有影响的成就之一——世界范围的有组织的普及教育的建立，作了实质性的综合的阐述。

很少有作家能够超越本书覆盖的广度。然而，康纳尔教授所作的远不止于一个广阔的概览。每个题目都是基于作者在这方面的精深理解而加以深入浅出的处理的。因此，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将理解、阐述的广度与精确的学术性结合起来；本书最迷人之处是作者论证了，在所有致力于自身变化与发展的社会的生活与文化中，教育所处的是中心地位。本书将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与现代生活总的趋向交织在一起，这将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本书将有益于所有从事教学、讲演、教育行政管理、教育研究与教育发展而又需要在学习和工作的领域内了解其总的情况、方向、成就与挫折的人。由于本书是用非技术性的语言写的，所以它对非教育专业工作者而又希望对现代世界教育变化的方向与影响有所了解的人，也是饶有趣味的。

澳大利亚课程发展中心主任

M·斯基尔贝克

译 者 的 话

与几个青年朋友一道，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总算把这部《20世纪世界教育史》译成了中文。

译成中文后全书共约 55 万字，篇幅不算太大，也不算小。55 万字的篇幅，使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世界教育发展历史，从发达国家到不发达国家，从资本主义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一览无遗。这对于我们今天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取其所得，避其所失，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从 19 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种教育思想的论争，即进步主义教育与传统主义教育的论争。时至今日，这场论争并没有使传统主义教育衰退，也没有使进步主义教育稳定确立，看来只能像多数学科的发展一样，取各学派之精华，加以融合。本书作者具有浓厚的进步主义色彩，但在全书阐述的过程中，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少有学术偏见，这对于我们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学术，也不无启发。

全书成稿之后，由孟湘砥与胡若愚分别进行初校与修改，复请周定之教授与张文庭教授进行再校与订正。此外，赵甄陶教授与张经浩副教授亦曾为本书《前言》的译文作了可贵的指导，谨

此一并致谢。

本书各章的译者分别为：孟湘砥 第13、14、15章；胡若愚 绪论、第1、3部分引言，第1、9、12章；陈健 第2章；石鸥 第3章；申纪云 第4章；李正云 第2部分引言、第5章；熊开文 第6章；米仁顺 第7章；罗慧 第8章；周芳 第10章；周林利 第11章。

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乞读者指正。

孟湘砥 胡若愚

1990年11月于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目 录

绪论——20 世纪的教育	(7)
第一部分 教育的觉醒 1900—1916	
引 言	(39)
第一章 教育与社会效率: 19世纪90年代至1914 年教育的发展	(49)
第二章 赫尔巴特学派	(93)
第三章 约翰·杜威和民主主义教育	(123)
第四章 教育科学的开端	(158)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进步主义教育家 ..	(203)
第二部分 教育的追求 1916—1945	
引 言	(263)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的教育改革	(269)
第七章 苏联的教育 1917—1940	(341)
第八章 马卡连柯与集体主义教育	(396)
第九章 极权主义的插曲: 日本、意大利与德意 志的教育 1919—1939	(424)

第十章	个体发展与社会重建：20世纪20和3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家与教育心理学家的贡献	(468)
第十一章	不发达国家与殖民地的教育，1900—1940：中国、印度与非洲	(532)
第三部分 教育的重建与扩展 1945—1975		
引言		(583)
第十二章	欧洲、美国、日本的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 的重建 1945—1975	(588)
第十三章	教育研究的趋势与课程发展	(646)
第十四章	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革命，1950—1975： 印度与非洲	(688)
第十五章	共产主义国家的教育 1945—1975： 苏联	(720)
编 后	一个夜深的思索	(733)

绪 论

20 世纪的教育

20 世纪是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教育在孕育和形成这种变革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许多国家，这种变革包含强有力地推翻现存权威，也包含摧毁传统习惯和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面对这种情况，教育往往被精心地安排为新的社会服务，以扩展、加深这种变革，并使之恒定化。而在另外许多地方，这种深刻的变革却出现在平静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化的激增，给社会组织与文化习惯带来本质性的变化。在这些社会里，物质上的舒适增加了，为所有人谋求幸福的手段也延伸了。在这种变革中，教育起了中心作用。它被要求来解释 20 世纪的新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对于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的影响。它承担寻求与提供智力的与社会的知识和技能的任务，正是凭借这些知识和技能，才使人们获得对社会变革的理解，并使这种变革保持下来，延伸下去。教育成功地提高了人类对于接受更多教育的渴望，随之带来更好的社会和经济的景况。

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校制度，处于现代社会教育成果的中心地位。很明显，还有许多其它的教育影响在起作用，但是，在 20 世纪，学校是在广大范围内精心设置的教育机构，并且是通过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员的努力而扶植起来的。它的计划，它的组

织，它的教育过程，它的支撑的理论，及其与之相关的机构如青年组织的联系，以及它对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巨大而重要的有关当代人类社会成长和发展的物质整体。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本书试图努力通过学校工作的研究，说明教育在塑造 20 世纪思想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同时改变自身所起的作用。

19 世纪末的教育

(i) 教育的准备

在 20 世纪初，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正规教育在世界上几乎是不存在的。四分之三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农业国家，过去几千年的教育变化在那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900 年，全世界大约 70% 的 15 岁以上的居民是文盲，在不发达国家，文盲竟占到总人口的 95%。仅为解决读写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的高度困难可以用以下事实说明：半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到 1950 年，上述文盲数字仍分别为 44% 和 64%；到了 1970 年，也只分别降为 34% 和 50%。在某些文盲众多的国家，如伊朗、印度和中国，虽然有高度发达的、历史悠久的文化教育，但在 20 世纪初，能受到这种教育的人仍然限于极少数。在这类国家中，只有日本在 19 世纪的后半期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成为亚洲其它国家研究的范例。

在北美、西欧和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较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确立了普及教育制度。这些国家在 20 世纪初就对所有儿童实施六年以至年限更长一点的强制义务教育，同时对公立中等教育的重大发展给予严肃考虑，并实施了限制的但是正在成长着的高等教育。到了 1900 年美国 5—7 岁儿童的在学率大约

为 72%，英国为 64%，澳大利亚为 52%。

在欧洲与拉丁美洲，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并无必要具有顺序性。初等教育是为大众设立的，虽然某些小学可以延长 2—3 年中学水平的教育，但除对少数成绩突出者外，并不为学生提供完全的中学教育。初等教育是终端性的，并与中等教育分离；如果说它有导向，那也只不过是导向初级的职业教育。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两种制度，是以社会阶级差别为基础的，并且帮助维护这种差别。初等教育通常是免费的、强制义务性的，中等教育则向那些能够支付学费的人提供，并且有着自己的平行于初等学校而又与初等学校分开的预备学校制度。预备学校与中等学校培养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子弟的精英，使他们最终进入专业的或行政管理的岗位。

北美洲的教育制度则有着不同的结构。通常，初等教育为第一级，通向中等教育；虽然完成完全中等教育的数字仍然很小，而中学在校学生又与社会阶级相联系。不管一位学校行政领导人员如何声言，“在城市和乡村，正是那些寻常百姓的孩子今天拥挤在学校的课堂……”大众的子弟还是没有能够待下去完成中学学业。1900 年，美国中学生的比例虽然高于其它国家，但流动率仍然很高，而且决不取决于教育上的考虑。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学生能否获得完全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机会，能够达到何种学业水平与智力水平，都与下列一些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相联系，例如居住的地点，职业的种类，家庭的收入，以及学生父母的愿望。

在 19 世纪最后 1/4 的年代里，德国技术学校综合体系的建立，吸引了许多国家的教育家和热心公益事业的公民的注意。在德国以外，技术和商业教育还很薄弱，但在商业和工业发达的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出现了许多议论。到了 1900

年，出现了为发展更多的技术训练设施的有节制的努力。提供专业学科的和一般研究学科的高等教育也日益发展。特别是大学与教师学院，在 19 世纪最后 1/4 的年代里，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大量增加。大学继续从中学通过竞争选拔精英学生；而教师学院，虽然选择学生的余地小一些，但此后的生源则要考虑中学学生入学情况。

到了 1900 年，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中等教育成为最关键的教育领域，对教育家来说，已经非常明显了。19 世纪牢固建立起来的普及初等教育，技术教育，专业教育，以及所有高一级教育的形式的进一步发展，都有赖于中等教育的富有成效的组织。对中学教育的功能，以及迅速发展中学教育的方法进行重新思考，成为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家们在新的世纪早期最为广泛讨论的课题。在不发达国家，无论中学教育或高等教育，都很少进展。

(ii) 课程

在教学内容方面，各国初等教育都是围绕培养能够掌握读写与计算的基本过程，具有良好的品格——诚实、勤劳和爱国心的人来设计的。学习的计划与品格的要求都有所局限。但进入本世纪，两者都扩展了。19 世纪后半期，以英国的那种按学生学习成绩支付教师报酬为范例的僵硬的、受拘束的制度开始解体，一种更为丰富的关于小学的功能的观念，特别是在福禄贝尔 (Froebel) 与儿童研究运动的影响下，不久也就诞生了。

在中学教育中，偏重古典文学与数学的传统的课程表虽没被打破，然而却处于被打破的威胁之中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传统课程表的优点在于它提供智力的训练，并且是自由主义教育的基础。其他学科可能提供有趣和有用的知识，但没有被接纳成为具有像古典文学与数学那样的基础教育性质的学科。为了取代这些

学科,新的学科必须表明它们能够提供同样完善的智力训练,以及同样广泛的文化知识。到了1900年,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包括本族的与外国的)确立了它们的地位,进入了中学课程表。历史也变得日益重要,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智力训练的源泉,同时还是民族主义与道德教育的一种有效的载体。在美国,传统教育远比欧洲国家消溶得快。在亚洲国家,课程的建立开始感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日本和印度,借鉴欧美的最新发展趋势,坚定地重新编订课程。一个最近的重要发展是中学技术教育和中学后技术教育的广泛流行。

(iii) 教学方法

小学、中学教学方法确认,学校将年龄相近的儿童分成不同的班级,学生在每一个这样的班级里接受教育。对30个左右的学生群体进行教学,在特别拥挤的学校里,一个班级可高达100人,其教学技术是19世纪初等教育迅速发展时期中教育家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到了1900年,典型的教学是按下列观点进行的: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有效地管理一个班级;在管理一个班级的过程中,教师应当能够明白地、有方法地、全面地在一个班级里教授学生;学生在学什么与如何在学中接受教师的指导;学生的知识来源是教师和经教师选择的教科书;学生应该以一种平静的、训练有素的态度,接受和再现规定授予他们的观念和知识。

1900年的课堂,被认为应是一个安静的、有秩序的地方,在那里教师的声音支配一切。然而,不能认为这种教学模式是不受挑战地进行的。在破坏深入人心的正统观念,推行彻底不同的师生关系的新观念方面比20世纪任何一种运动都要做得多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并不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突然兴起的。它在19世纪后期有许多各种重要的先驱,他们力图改革现有教育模式,推行更为灵活的方法。19世纪初,裴斯泰诺奇和以后

的福禄贝尔，就为教育改革奠定了理论的和实践的基础，这个基础后来为许多教育家从多种角度加以发展，如实践教学和体力劳动的倡导，儿童游戏与成长的研究，不用教本进行教学的提倡，用解决问题代替记忆，以及扩大学校学习的学科系列，等等。通过这些途径，寻求革新的学校与教师缓慢地帮助形成一种教育气候，使他们的 20 世纪的后继者采取更为勇敢和更为协调的步骤，去打破现行的模式。

这些即将到来的变化，有两个先行者。

第一是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里发展起来的将系统的心理学理论应用于教育的兴趣。赫尔巴特在 19 世纪早期，就以一种以观念的联系为基础的学与教的理论开始了这个趋向；他的德国继承者在 19 世纪后半期发展了他，并且审慎地应用于课堂实践。与此同时，冯特（Wundt）以实验心理学闻名于世，他的几个弟子开始投身于教育心理学。这种趋势发展到 1889 年，一本著名的百科全书坚定地声明，心理学是构成教育科学的原理或法则的主要源泉。同年，约翰·杜威出版一本心理学教科书，并且开始探索教育问题。这种探索延续到他整个的一生，为 20 世纪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许多基本观念。对实验心理学兴趣的高涨，某些主要教育家在教育实践中系统应用心理学的观念和发展，许多教师们自愿寻求自己的教学方法与学生发展过程的联系，这些都是 19 世纪后期对于 20 世纪第一个 1/4 年代的重要的预期。

其次，在 19 世纪期间，西方的民族国家取代教会成为教育的权威。在大多数国家里，教会学校继续繁荣，为初等教育以及大部分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提供金钱与设备；到了 1900 年，教育已落入公众当局的手中，但还不曾成为对公众具有巨大而持续的重要性的事情。偶尔，社会关于教育问题由于意见分歧而激动万分，全民选举也可能包含重要的教育争执，但从整体上来说，大

约在 1900 年,政治家和公众的领袖人物,并不花很多时间对教育进行思考。然而,教育毕竟是坚定地进入了公众的领域。随着国家需要的改变,它们能转化为新的教育的发展;随着公众态度的改变,它们也能迅速地在学校教学计划中得到反映。逐渐地,在 20 世纪,随着新的意识形态起作用,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随着技术社会的成长要求更高水平的学力,出现了一种要求公众当局为教育创造更为有效条件的关注。到了 20 世纪中期,教育已成为公众关注的主要事项。公众教育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效果已被广泛地觉察,并不惮烦劳地进行估算或量度(虽然并不常常精确)。公众控制对学校办学条件与办学方式的影响,已成为 20 世纪教育史的重要部分。

20 世纪教育的三个时期

在 20 世纪的过程中,教育走过了三个可以明辨的时期:

(i) 教育的觉醒 1900—1916

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动荡。在这个时期中,工业发展的推动力,中产阶级的雄心勃勃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开始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广泛地利用教育去促进这些正在兴起的事物的可能性。于是,新的教育任务被人探索,新的教育途径在被人提倡,同时,温和而保守的(偶而是激进的)改革在推行,以适应新的形势。

(ii) 教育的追求 1916—1945

第二个时期大约开始于 1916 年约翰·杜威写出他的教育信念的经典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直延续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在这个时期中,第一个时期出现的那种趋势巩固了,大众教育与英才教育的冲突激化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流行的乐观主义,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萧条带来的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的重新检验，对教育家都是一种挑战和刺激。它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追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教育的理想得以精确地表述，教育对社会的关系得以审慎地考察，丰富的新实践与新实验得以推行，使得教学目标、内容、方法中出现广泛的、本质的变化。

(iii) 教育的重建与扩展 1945—1975

紧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个完全的教育再形成的时代。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所表达的思想被构成新的结构以适应本世纪中期的紧迫需求。这第三个时期是一个计划的时期。在这个时代里，世界不发达地区迅速在民族自觉中站立起来，并力求以教育作为发展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力量的手段。这个时期的后半期，系以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教育都得以继续发展为特征，并且以范围广泛的各种计划来重建学校课程，以期与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中出现的革命变化相配合。

教育与 20 世纪革命

贯穿着人类大部分历史的教育，主要与传递确立的智力的道德传统相关联，与有保留地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相关联，与训练年轻一代为谋求生计作准备相关联。20 世纪的教育却是一支色彩不同的动物。它没有完全放弃它的保守主义，但却主动地寻求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提出质疑并试图决裂。它的任务不仅是维持，而且是批判与改造。

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旧的知识 and 原则失去了贴切性，旧的标准凋谢褪色，旧的组织形式变得不合时宜。即便是思维的基本方法也面临挑战。本世纪初以来，学校以不同程度的自觉性，不同程度的能量，不同程度的热情，进入了它们扮演的新角色。在政治革命突然到来的地方，学校迅速地传授革命观念，培养革命所需要的人才和学力，并且支持那些进一步推动新社会事业前进的